

涩涩伊哥儿之 食己一族 Tooth for Tooth

魅影憧憧！你，在劫难逃！
2005年度灵异奇幻第一美味鲜上市

辽宁教育出版社

第一輯



涩涩伊哥儿之
食己一族
Tooth for Tooth

魅影憧憧！你，在劫难逃！
2005年度灵异玄幻第一美味鲜上市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食己一族/张剑彬著. —沈阳: 辽宁教育出版社, 2005.9
(涩涩伊哥儿)

ISBN 7-5382-7566-5

I. 食... II. 张...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01895 号

本书由贝塔斯曼亚洲出版公司授权,由辽宁教育出版社在中国大陆独家出版中文简体字版。未经出版者书面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抄袭、复制或节录本书中的任何部分。

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政编码 110003)

上海长鹰印刷厂印刷 辽宁贝塔斯曼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

开本: 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字数: 200 千字 印张: 8

印数: 1—11 800 册

2005 年 9 月第 1 版

200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 柳青松 张国际 特约编辑: 丹 飞

封面设计: 李超雄 版式设计: 艾 格

定价: 18.00 元

心跳加速度！抢鲜加入追伊族！

你够古灵精怪？你够毙？你刁钻？你够炫？你够IN？
你够涩涩伊哥？你够仙仙？你够死肥佬？
你期待涩涩伊哥儿组合坠入哪般灵异空间？
你乐意涩涩伊哥儿组合挑战哪般离奇遭遇？
你渴望涩涩伊哥儿组合施展哪般鬼佬魔法？
你醉心涩涩伊哥儿组合武装哪般火爆造型？

**点子不断，COSPLAY不断，尖叫不断，
神秘奖赏不断！**

追伊族基地星：

主打星：涩涩伊哥儿 ssyger@sina.com

边际星：丹飞 <http://danyu.yculblog.com>



《食人蝙蝠》乃“涩涩伊哥儿系列”惊天第一部。平静的校园正掀起“伊哥”狂潮，争相捧读，势不可挡。持续快感，尖叫不断！

少年版伊哥儿坐镇初一(1)班——你问哪个中学的初一(1)班？当然是你们中学那个初(1)班。说不好，他还和你同桌呢！仙仙呢，当然就是你们班班花，就如同美丽姐就是你们班那个美丽姐，死肥佬就是你们班那个死肥佬。当然，日子一天一天过，伊哥儿他们也一天天长大，转眼，就会从初一(1)班升到初二(1)班……

成人版淫涩伊哥儿与美丽姐同事。地下身份是“坐家”，写小说，玩电影电视剧本，一不小心写成《琉球往事》、《花逝》、《鬼墙》、《寒蝉》、《阴亲》、《一个真太监的婚事》，流传深广。剧本《异种》、《年年月月日日》，引得多家影视公司竞价，即将拍成电视连续剧。站着讲课，坐着当家，嗯，这滋味尝起来挺美。

丹 飞

封面设计：

李超雄

Victory Argos漫画工作室

媒体推广：

王炜青

郑原

目 录

1 鞋拔子大战老巫婆	1
2 肥兄狗弟	11
3 肥佬动了歪心思	25
4 邪灵鬼魅	32
5 响屁行动之酿造篇	42
6 响屁行动之实放篇	47
7 自食	55



8 谁是凶手	61
9 大逃亡	72
10 西出的太阳	79
11 飘去的老校花	82
12 风筝上的大洋相	91
13 新屋惊魂	98
14 侦探老妈	102
15 嚼骨声声	111
16 迷你地震	119
17 影子手	131

18	仙仙的呼唤	137
19	雪橇滑过蚂蟥阵	144
20	水深	161
21	火热	176
22	谁是幕后黑手	183
23	MM	196
24	屁囊里的死肥佬	204
25	MM 爱情不美美	211
26	先空前再绝后	219
27	飞越焚尸炉	229
28	管道迷城	234

涩涩伊哥儿 之 食己一族 Tooth for Tooth

29	逃出生天	243
	精彩未来时：《血脂魔》	249

1 鞋拔子大战老巫婆

自从把老巫婆带入家门后，伊哥儿就一刻不停地充当起了“斡旋大使”。把老巫婆跟鞋拔子脸老妈比成水火不容的神界和魔界可能不大合适，说他们是冷战时期成天闹别扭的事儿妈和事儿婆，那就再贴切不过了。您就瞧吧，打老巫婆进入鞋拔子老妈视线的那一刻起，老妈的那张超凡脱俗的鞋拔子脸就成了三九天越挂越长的鼻涕，韧性还极佳。鼻涕还可能一不小心弄断了，她那张 long 脸一天能挂上二十四小时，连睡觉时也不肯收兵回营。谁要有胆量伸手摸一下，肯定得打一



大哆嗦：还以为碰着了北极冰川挂下的一条冰棱，冷啊！

不过说句公道话，也不能全怪老妈，谁家多了这么个不同凡响的人物，谁家都不得安宁。曾外婆是谁呀？一个方圆百里名声赫赫的老巫婆，几十年的行巫生涯把她浸润得浑身每一根毫毛都散发着一股阴阳怪气，即使进了城也成天捏着把桃木剑，半刻没忘了她驱邪除魔的使命。

刚来时，她的精神气儿还没有彻底恢复过来，只是捏着桃木剑成天在家呆坐着，倒也不难打发。轮到她一旦有了点气力，好戏就开场了。

第一场戏开场时，伊哥儿正坐在马桶上，老妈在梳妆台前精心佩戴假发。当伊哥儿提着裤子从卫生间出来时，才发现

一直在客厅里泥塑木雕般呆坐着的老巫婆不见了。而同时，楼下却传来一片异乎寻常的喧嚷。伊哥儿和老妈心知不妙，紧张地对视一眼，拔腿奔出了已经半开着的门，兔子般直朝楼下窜去。

到达楼梯口的一刹那，母子二人戛然刹车，在最初的零点一秒钟内，都不约而同地产生了同一个念头：那些蒙面大盗们头上戴的头套，街上怎么没地方卖呢？要有的话，二人百分之一万会戴着出门，干吗？遮羞！

那老太太就在楼梯口外“翩翩起舞”呢。要真像城里晨练的老太太们那般装束倒也罢了，她是什么样儿呀：青布方帕罩头，上身旧式青布夹衫，下身旧式青布萝卜裤；小粽子似的金莲小足，手腕上一只粗大的银手镯散发着古老而神秘的气息；

涩涩伊哥儿之食己一族 Tooth for Tooth

满脸核桃皮，深陷的双眼犹如两口不见底的古井，谁看一眼，都觉得那里在嗖嗖冒着阴气，跟要勾人魂儿似的；最要命的是她手中那把不知哪个世纪流传下来的桃木剑，此刻她就仗着它指东砍西履行她巫婆的神圣使命呢。一边还喘大气似的从嗓子最深处憋出一股驱邪咒语：

“天灵灵，地灵灵，大鬼小鬼哪里行……”

可以说，自从上个月上演过一场“跳楼秀”以后，这里还从没一下子聚集过这么多的人。上学的，上班的，买菜的，里三层外三层，全都兴高采烈尽情观赏着这一辈子都难得一见的稀罕演出。可不是一辈子难见吗！现在的城里人可能三天两头碰见某某星来走场、某某头来视察，可碰见位巫婆，尤其是这样一位上百岁“修为”如此高深的正宗老巫婆，啧啧，只怕谁都要连呼三声三生有幸。

人群中不乏几个有商业头脑的均在那儿暗想：什么时候把这个古怪的老太太弄去体育馆演出，门票卖它二百块钱一张肯定没问题。一个小青年恶作剧地折了一枝柳条递向前，兴奋地高叫着：“鲜花献给最酷的人！”却被老巫婆回身一剑，吓得蹦到一边。更有几位企图进出楼道的在老太太的剑招下抱头鼠窜。人群中几位年长者互相探询着：

“这老太太打哪儿来？”

“好像是四楼的。上回好像是那个天天踩着滑板上学的后生领回来的。”

“真邪门，这家怎么有这么个人呀？阴阳怪气的！”

伊哥儿母子都知道，再耗下去，非把狗仔队招来不可，现在动不动就会有好事者来个“新闻爆料”。但他们更清楚，老



巫婆已经进入了一种状态，这会儿就算是弄架大力神运输机来，也不见得能把她拽回头。可要是就这样听任她“舞”下去，三天三夜都收不了场，这楼梯口还让不让人进了？

鞋拔子脸老妈的脸色眼见就白了，并且还在渐渐发绿，冷汗也下来了。那张超凡脱俗的 long 脸一秒钟之前还是条坚韧不拔的鼻涕，转眼间成了一根屁用不值的哭丧棒。脑门子里的温度却跟火山复活似的腾腾腾飞速蹿升，那可真是一脑门子的火呀，那一眼一眼洒向儿子的，可不是慈母的目光，而是足以熔钢化铁的熔岩！能怪她喷洒熔岩吗？如果不是这小王八羔子，老巫婆能进家门吗？她苦心打造这么多年的书香门第形象能遭受今天这几乎是毁灭性的打击吗？如果此刻她的

鞋拔子脸真是一根哭丧棒的话，她一定会跟世界头号棒球种子选手一样将它高高抡过头顶，再以雷霆万钧之势狠狠地砸向小王八羔子的屁股——最好一家伙将小王八羔子连同老巫婆一道砸回那个她八辈子都不愿瞧上一眼的访仙谷去！

就在他满脑子火山沸腾即将喷薄的那一刻，突觉脑袋一凉，头上花了整整一个半小时梳戴得纹丝不乱的暗黄色垂肩大波浪假发竟然不翼而飞，那光秃秃的青头皮立刻跟冲破重重乌云的骄阳一样展露在众目睽睽之下。

你肯定读过《涩涩伊哥儿之食人蝙蝠》，你肯定知道，自从鞋拔子脸老妈那一头乌黑亮丽的头发，被恶作剧大王碰碰钱在某一天夜里神不知鬼不觉地剃得精光以后，这头大波浪假发对鞋拔子脸老妈的个人形象而言，可就绝对起到化腐朽为

食己一族 Tooth the Tooth

神奇的作用了。去除了头发后的鞋拔子脸更见狭长，连鞋拔子都算不上了，成了一条营养不良的细长青茄子；可把暗黄色的垂肩大波浪假发往秃脑袋上一扣，却立刻显出十足的异国风情，简直化身为风姿绰约的“元首夫人”。完全可以说，假发就是她个人形象的全部。

你说，当着这么多人摘掉鞋拔子脸老妈的假发，不等于要了她的命么？更要命的是，她分明看见摘去她“个人形象”的，竟然是她的亲生儿子，尽管她在第一时间里就明白了儿子是想用它作道具，引老巫婆上楼。

现场先是静了半秒钟，邻居们显然都被这颗从未见过的光脑袋震住了，接着所有人又被一声足以打破吉尼斯纪录的尖叫声刺激得根根汗毛坚挺得仿佛即将升空而起的小火箭。尖叫声中，鞋拔子脸老妈一个箭步就蹿上了二楼——这一跨，

只怕奥运冠军刘翔都自叹弗如，可惜田径教练们有眼不识泰山，奥运会没带鞋拔子脸老妈上场。

伊哥儿可管不了这些，把老妈的假发反着朝脑袋上一盖，那本来应该垂在肩背上的发丝一下子把他的脸全部遮住了。他一手捉住一束遮住视线的假发，高举过头顶，从嗓子最深处憋出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的，连他自己听了也得起一身鸡皮疙瘩的怪腔：

“天灵灵，地灵灵，大小鬼小鬼这里行；左灵灵，右灵灵，大小鬼小鬼我最行……”

随着吟唱，两只手捉着头发在空中乱舞着，双脚则跟跳大神似的滑稽地朝前蹦跶着。不理解用意的围观者不由得直往后退，心中恐惧地想：不好，刚来了个老巫婆，这会儿又多了个



小巫师！

顺便补充一句，现在的伊哥儿已经不是斗食人蝙蝠那阵子的伊哥儿了——至少升了半级，主要体现在处理问题时，冲动减少了一点点点，理智增加了一点点点。可不是吗，做事情不能光凭勇气，更要讲智慧。尽管这智慧有时让人有一点点点儿犯嘀咕。

伊哥儿蹦跶到老巫婆面前，先歪着脑袋来了个“定格”，又猛地把光滑的脸蛋贴上她那张核桃皮似的老面皮，嗓子眼里的音量陡地拧到最大：

“大鬼小鬼我最行！”

其实从伊哥儿开始往下蹦跶起，老巫婆就注意上了他，她

斜踏着虚步，右手在后握紧桃木剑，左手在前坚不可摧地竖着两根手指，没牙的瘪嘴威严地朝下撇着，眯缝着老眼一动不动地凝视着这个腾空而降的怪物。那凛然不可侵犯的神态，一看就是一员在“巫林”中征战多年的老将，不由观者不油然而生惧意。当伊哥儿的脸贴近的一刹那，老太太左脚后收，右手的剑接头砍去，没牙的嘴里发出一声尖利的呼喝：

“大鬼小鬼哪里行！”

伊哥儿要的就是她进攻，脑袋一缩，躲开剑招，返身朝楼上逃去，嘴里嚷得更起劲：

“左灵灵，右灵灵，大鬼小鬼我最行；上灵灵，下灵灵，大鬼小鬼比你行……”

老巫婆果然扭着小脚，挥着桃木剑跳着舞似的随后赶来，

食己一族 Tooth the Tooth

嘴里唱经般怪声怪气地高吟着：“天灵灵，地灵灵，死鬼活鬼哪里行……”

那个“献花”的小青年嘴里不失时机地伴奏：“锵锵锵锵锵……”人群顿时轰然大笑。

伊哥儿起先还不敢跑得太快，心说这百岁老太太可别摔着了，偷着扭头看时，只见老太太那粽子似的小脚挪得飞快，上身还大幅度地扭动着，桃木剑在头顶快速地划着大大的圈，两个眼球一齐朝上翻起，黑眼珠已经看不见多少了，成了两只白得耀眼的大乒乓球，而嗓子里的声音更为高亢、激昂。伊哥儿不由得一哆嗦：妈呀，她可真把我当恶鬼了！脚下忽地加快了速度，这回不是在引了，而是在逃。三蹿两蹿蹿到四楼，自家的屋门却紧闭着，一推，关得紧紧的。赶紧掏出钥匙开门，却拧不动——门从里面反锁上了。伊哥儿急忙放声呼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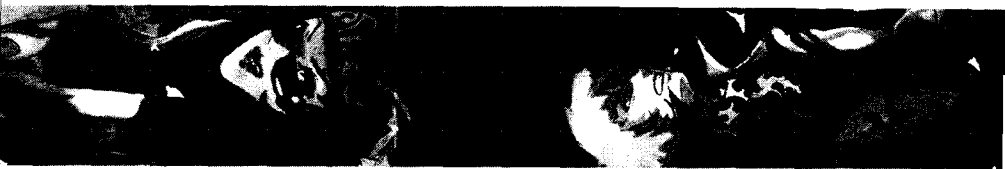
“老妈呀，快开门呀！”

喊声中，老巫婆已追到身后怪吟着：“大鬼小鬼没处行……”狠狠一剑劈头砍到。

伊哥儿一哈腰躲开，继续喊着：“老妈，曾外婆给我引回来了，再不开门，她可又要走了！”

门外的叫嚷鞋拔子脸老妈当然听到了。此刻她正鸵鸟似的撅着屁股探着脖子把脑袋拱进被窝里呜呜痛哭呢。你说刚才那一幕谁受得了呀？当众摘除她的“个人形象”，那不等于当众剥掉她的衣服吗？何况干这事的还是她一向视为命根子的亲儿子！

老巫婆嘴里唱着，第三剑又刷地砍至。伊哥儿照例一缩脖子——然而他错了，他以为老巫婆还会朝着老方位进攻，经



验丰富的老巫婆却把剑招下移了一尺，这一下不偏不倚，正砍在伊哥儿的脖子上。此时他正喊着“老妈，快开门哪”，前面的“老妈”倒是正常喊出来了，后面的“快开门哪”却是在受了桃木剑重重一击之后，犹如被人掐着脖子发出的。

这后面半句一字不漏地传进门内，鞋拔子脸老妈腾地跳了起来，怎么回事儿？怎么儿子的叫声跟夜猫子哭似的？老巫婆把他怎么了？再也顾不得哭什么“个人形象”了，毕竟母子连心哪。鞋拔子脸老妈大喊一声：

“儿子！！”

跳下床，晃着青光光的秃脑袋，边喊边朝着门口飞跑，啪地打开门。恰逢老巫婆第四剑攻来，伊哥儿给逼倚到门上。

老妈一拉门，猝不及防的伊哥儿一下子朝后踉跄着仰躺进来。
老妈条件反射地一把抱住：

“儿子！”

却不料老巫婆那恶狠狠的一剑正好攻进门里来，直劈向老妈的秃脑袋。这要真砍上了，非把那青光光的秃脑袋开了瓢不可。

伊哥儿大叫一声：“老妈！”情急之下反扭住老妈就地一滚，母子两个顿时跌成一团，门边的鞋架子撞出老远，却也使得老妈免除了开瓢之灾。没等二人爬起来，老巫婆第五剑紧跟着削向伊哥儿戴着假发的脑袋，伊哥儿手脚并用，紧爬几步让到一旁。扯下假发朝空中丢去，高叫着：“冤鬼仇鬼向天行！”

食己一族 Teeth for Teeth

曾外婆果然上当，转而攻向冉冉下降着的假发。老妈却不干了，高呼一声：“我的头发！”奋不顾身一跃而起，抢篮板似的将假发抓在手中，那光脑袋第二次险遭开瓢。双脚尚未落地，已将那大波浪假发塞进怀中，为了维护“个人形象”，她简直连命都不要了。而老巫婆的剑招却一刻未停，依旧在那里一边高颂着“男鬼女鬼”，一边绕着圈子舞个不停。眼看着桃木剑第三次奔着老妈的秃脑袋来了，伊哥儿纵身上前抱着老妈，不管三七二十一，一头拱入餐桌底下。

“现在好了。”伊哥儿气喘吁吁，“还是桌子底下安全。”

老妈顾不上理他，赶紧掏出怀中的假发翻来覆去细细察看，检查她的“个人形象”有没有受到损伤。

半小时后，老巫婆终于在桌子底下四只眼睛的焦急期盼中渐渐收起剑招，垂着头坐回椅子上，又逐渐回到了冥思默想

的状态中。母子二人战战兢兢地从桌子底下爬出来——这半小时里，伊哥儿始终未敢正眼看一下老妈，他怕她眼中又喷发出熔岩来。幸好老妈眼中的温度已经彻底降下来了，毕竟老巫婆是她的亲外婆嘛，要真有个三长两短，她也不见得好受。

二人立刻又进入了另一种火烧屁股的状态，赶紧戴假发、换衣服、拿包。刚才折腾了这么长时间，上班上学肯定得迟到了。

出门之前，母子俩都提着心看看老巫婆，见她依旧那样低垂着脑袋侧坐在那里，似乎在冥想中越陷越深。二人的心才款款放下一半，转身朝门口走去。拉开门的瞬间，鞋拔子脸老妈突地又觉脑袋上一凉，半张着嘴巴拧过身，老巫婆的桃木剑就在他们身后舞着呢，那顶漂亮的暗黄色大波浪垂肩假发，就在她的剑尖上挑着呢。她嘴角上挂着一丝得意的诡笑，这回



嘴里却是再没有念什么“丑鬼靚鬼哪里行”。老妈几乎以为是在梦中，连惊叫也不会了，整个人傻在了那里。

老巫婆就这样在母子二人面前无声地舞着，犹如一个古老的幽灵。足足过了三分钟，伊哥儿才回过神来，心里犹如被狠狠划了一刀之后又腌上了两斤盐巴，又苦又疼又伤心。妈呀，鞋拔子脸老妈以后只怕是再也扮演不了元首夫人了。只要她这大波浪假发一戴上脑袋，老巫婆就得把她当成妖魔啦！可是不让她戴假发能行吗？只怕她心一横，真得出家当尼姑去了！

来不及多想什么，趁着老妈还没反应过来，伊哥儿一纵身撸下老巫婆剑尖上的假发，胡乱往老妈脑袋上一扣，一把将她